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誠然，資產階級富民衆還是保守的時候，是不免要害怕民衆愚鈍的，而在民衆一旦變得革命的時候，却又要害怕民衆覺悟了。

馬克思

512期 26-11-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登頁

20分

要報章替偽政權服務

評李光耀在記者俱樂部會上的謬論

李光耀不斷通過其宣傳工具，利用各種場合大發謬論，最近，他又在記者俱樂部宴會上大談什麼“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及新聞工作者的職責”。爲了鞏固其法西斯反動皇朝和爲進一步鎮壓人民作辯解，相信今後李光耀還要發更多的謬論呢！

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反動統治下，各階層人民的一致感觸便是生活越來越困難，而且有日益嚴重的趨勢。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佔各階層人民中最大多數的工人階級，他們在李光耀傀儡政權包庇外國壟斷財團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政策下被壓榨、被剝削，他們辛勤勞動所換來的却是三餐不得溫飽的生活，就因爲這樣，有很多工人寧可失業在家而不願工作，造成了有工沒有人要做的現象。至於其他的勞動階層，他們的生活也是叫苦連天。然而，勞動階層的處境是這樣，其他就是連一些民族工商業者也是怨聲載道，由於分而治之的結果，有許多的廠家連內陸的出口市場都沒有了，而且又加上李光耀傀儡政權爲外國壟斷財團服務的結果，使到許多民族工商業一蹶不振，在裕廊工業區至少有三份之一的廠家都告紛紛倒閉！在這種生活日益痛苦和物價高漲的嚴重情況下，李光耀傀儡政權還不斷的進行加租、加稅，壓得各階層人民透不過氣來，各階層人民都對李光耀傀儡政權非常的不滿，然而，李光耀傀儡政權却整天叫喊“人民的生活已大大的改善”

，胡說什麼要提高人民的“素質”，其目的不過是要轉移人民的視線罷了！

在廣大人民的廣泛不滿和反對下，李光耀傀儡政權爲了要鞏固其反動皇朝，它變本加厲的進行其法西斯反動統治，加緊對付所有反對它們的人士，同時，在它們最近的修改偽憲法和要調查反對黨的帳目，這也是它們要進一步壓制反對黨的卑鄙手段。

今天，在這種極端野蠻的法西斯統治之下，廣大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求學等基本民主權利已全被剝奪得一乾二淨了，李光耀深知其政權是越來越不穩的，所以，它們要採取各種野蠻的手段來對付人民，不許人民對它們有一點小批評，尤其是在它們“囊括”了六十五席的今天，它們要人民絕對的支持，李光耀這一次所發表的謬論也是在警告報章，要報章唯唯諾諾的替它們服務，爲它們歌功頌德，爲它們的反動統治辯解，壓制人民的一切正確意見，不許有反對的聲音。同時，向人民灌輸偽“星加坡共和國”的國家意識概念。

對於腐朽的西方黃色文化，李

光耀在其謬論中佯裝反對，說什麼“我們必須對時下流行的歪風，加以預防，使我們不受沾染”，講的比唱的還好聽，李光耀的電視台不是天天都在宣揚西方歪風的色情鏡頭嗎？現在，自由性愛、吸毒之風不是在星加坡蔓延和泛濫了嗎？李光耀到底作了多少的“預防”啊？他不是自我招認說“那些低級氣味的無聊作品”他可以“容忍”嗎？總的說一句，李光耀傀儡政權在鎮壓人民方面做得最爲賣力那倒是真的，其實，只要李光耀傀儡政權繼續存在的話，星加坡豈保不會成爲第二個“美利堅”！李光耀還胡說什麼“只懂華文是危險的”，“不要忘記馬共的暴動”；然而，他又大言不慚的說“必須保留四千年文明生活的菁華”，誰相信這個開口就帶洋腔的象牙色皮膚的英國人會“有自己的傳統價值”呢？說穿了，李光耀的可恥手段不過是在耍弄華人沙文主義情緒，爭取華族人士對它的支持，廣大人民必須加以揭露它，因爲李光耀這一伙害人虫實質在在是消滅華文教育的創子手，它們所推行的是英文至上的奴化教育政策。

狡猾的李光耀每當發表各種謬論的時候，都自以爲是的拿星加坡來與其他一些落後的國家或地區作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新的戰爭升級 挽救不了美帝的悲慘下場

連日來，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又出動了數百架B-52型的轟炸機，和包括價值一千五百萬美元的F111巨型戰鬥機，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各大城鎮、鄉村、海港、水壩、水利工程和平民地區，進行自越戰以來的最猛烈的狂轟濫炸，造成無數的人命傷亡，許多建設被炸毀，許多民房和良田被摧毀。

這次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北方所進行的大規模的空襲行動，是尼克松戰爭販子破壞和平協約後的另一次新的罪惡行徑。美帝國主義侵略者不僅大舉轟炸越南北方，同時，還把大量的新式飛機和武器運進越南南方，去加強西貢阮文紹偽政權的作戰能力，並且還派出大批偽裝的軍事顧問趕往西貢，為阮文紹偽政權指揮作戰。從這次美帝國主義對越南北方進行新的戰爭升級，已再度暴露了尼克松戰爭販子的好戰本質絲毫沒有改變，所以尼克松戰爭販子的所謂通過途徑解決越戰完全是為了欺騙美國和世界輿論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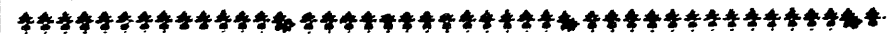
今天，無恥的尼克松戰爭販子，為了替美帝國主義大舉轟炸越南北方進行狡辯，他顛倒是非地說什麼，它們這次對越南北方的新空襲行動，是“為了防止北越的春節大攻勢，同時，也是為了切斷越共的供應綫”，這一切完全是荒唐透頂的謬論。

衆所周知，越南是越南人民自己的國家，因此，越南北方人民或南方人民的一切反侵略鬥爭，都是正義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為着越南人民的利益，都是為着趕出帝國主義侵略者，實現祖國重新統一，不惜一切犧牲同侵略者鬥爭到底。

相反的，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一切戰爭，完全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它們在西貢扶持傀儡集團，也是為着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殖民統治打如意算盤而已。今天，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滅絕人性的侵略戰爭，因此，越南人民完全有權力在

自己祖國的任何一寸土地上抗拒美帝國主義的非法侵略，和徹底消滅它，所以儘管美帝國主義顛倒是非說什麼“要阻遏北越對南越的侵略”的這種強盜邏輯都要遭到徹底的失敗。

誰是侵略者，誰是反侵略者，這是全世界人民共知的，任何謊言都是掩蓋不了的，美帝國主義公然地破壞國際公法，和違反了一九五四年越南問題日內瓦協議，從老遠的美洲派出無數侵略大軍，侵入越南，霸佔越南南方，在越南推行殖民地掠奪戰爭，破壞了越南人民的和平安寧和國家獨立，把越南人民



你知道嗎？

星島工人每天被剝削了多少？

根據當局透露，本坡電子行業在去年生產的價值，扣除成本是一億四千五百萬元，除以當時的電子工人數目一萬五千四百多人，平均每人每年生產淨值約九千四百十五元，以每人每年工作三百一十天計，每人每天產值三十元，但是大資本家付給電子工人每天的工資只是四、五元，也就是說，電子工人的勞動果實有六份之五被大資本家剝奪去了。

其他行業的情形又怎樣呢？據同一份資料報導，去年電子行業的工人數目佔全島就業工人數目的10.5%，而生產淨值也佔製造業生產淨值的10.2%，也就是說，其他工廠工人每天生產淨值也是三十元，但是工人的平均工資是多少呢？確實數字雖然不清楚，但人所共知的一個事實；不比電子行業好，因此，他們所受的剝削也不少於電子工人。

從這些活生生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到工人被剝削的血淋淋事

推向戰爭的邊緣，同時，還在越南南方扶持傀儡政權和極力地推行兩個國家的惡毒陰謀。

但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越兩人打越兩人”的陰謀鬼計，在久經戰爭考驗的越南人民面前已遭到徹底的失敗。

今天，不管美帝國主義把侵略戰爭升級到何等程度也是嚇不倒英雄的越南人民，不管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和平騙局要弄到何等高明都逃不過越南人民的照妖鏡。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必須全部從越南滾出去，讓越南人民自決，倘若美帝國主義侵略者死賴在越南不走的話，那麼，最終它們必將被越南人民所打敗。

實，但是外國大壟斷資本的奴才李光耀集團還常常說星加坡工人工資高，生活水準高。他們盡力壓制工人為爭取合理待遇的鬥爭，這一切，經已進一步的告訴我們，只有團結起來，推翻這個傀儡政權及其美英帝主子，星島的工人才能得到合理的待遇，才能過人的生活。





更猛烈地攻擊敵人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一月十五日廣播〕十一月十五日是我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建立的三週年。

在過去一年里，我們在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正確領導下，在對敵鬥爭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過去的一年，民族解放軍向兩進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根據地和游擊區的擴大，各族人民對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忠心擁護，各族人民反迫害、反剝削鬥爭的蓬勃發展，使拉扎克集團、李光耀集團以及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更加心驚胆戰。敵人在過去一年里，繼續玩弄反革命兩手，它們在加緊軍事進攻，猖狂迫害人民群眾的同時，還竭力推行政治欺騙，企圖阻擋人民武裝鬥爭的發展，擺脫自己日益困難，日益孤立的處境。但是，在民族解放軍的鐵拳打擊之下，在各族人民的團結戰鬥面前，敵人的軍事進攻連遭失敗，敵人的政治欺騙也宣告破產。

我們人民的電台緊密配合民族解放軍的勝利進軍，無情地揭露敵人的反革命宣傳，戳穿了敵人的各種政治騙局，使敵人虛偽、殘暴和腐朽的本性，赤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群眾面前。

拉扎克集團、李光耀集團以及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對我們電台一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們對我們電台進行了污蔑和干擾，並且禁止人民群眾收聽，企圖切斷各族人民對我們電台的密切聯繫。但是，它們的無恥陰謀都不能得逞。過去一年里，拉扎克集團在其主子的指使下，又玩弄新的花招，企圖干擾我們電台的廣播。它在我國北部邊境地區設立所謂轉播站，專門向邊境地區人民轉播偽中央電台的所謂節目，並且把向外國壟斷財團乞求得來的收音機，發給邊境地區的一些鄉村居民。事實證明，它們心勞日拙，我們的廣播更加深入人心，邊境地區的人民和全國人民更加看清了敵人的卑鄙面目。

在我們開始我們第四個年頭的工作的時候，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一片大好形勢，我們感到無比興奮。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不甘失敗的敵人正在加緊進行掙扎，它們的日子越不好過就越要瘋狂地採取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的反革命兩手來進攻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因此，我們人民的廣播電台一定要進一步加強向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向敵



陷于破產的—— 吉蘭丹烟農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一月一日廣播〕據報導：吉蘭丹的氣候和土壤適合于種植製造香烟的維基尼亞烟葉。英國烟草壟斷集團為了掠奪廉價原料，近年來，同拉扎克集團相勾結，大力鼓吹烟葉種植。因此，吉蘭丹烟田的面積不斷擴大，從一九五九年的兩百英畝增加到現在的一萬五千多英畝。全州的烟農和兼作烟葉的農民大約有五萬戶。據今年五月十四日的報紙消息：吉蘭丹去年出產烟葉八百一十萬担，約值三千萬元以上。

巴西馬士、峇督等地種烟最多。最近，烏魯吉蘭丹也種了幾千英畝，其他地方，如哥打峇魯附近的甘榜也有烟田。有一部烟農為馬來烟草公司所直接控制，他們先從該公司獲得種子、肥料和農藥，這些費用在收成後必須全部償還。他們收穫的烟葉，必須按照該公司所定的價格賣給公司。這樣，烟農受到公司的雙重剝削，實際收入所得無幾。

隨著英國烟草壟斷集團對原料的需求不斷增加，專門為它們服務的所謂私人公司（實際上是中間商）便應運而生，光是在吉蘭丹就有四十家收購烟草公司，十四家烟葉加工廠。這些由馬來官僚資本和買辦

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要繼續揭露敵人的各種騙局，粉碎敵人的一切政治陰謀，教育和鼓舞各族人民群眾，更緊密地團結在馬來亞共產黨周圍，為發展人民戰爭而奮鬥。

為了完成這個戰鬥任務，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貫徹黨的革命路線和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們要以民族解放軍為榜樣，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在宣傳戰線上更猛烈地打擊敵人，為人民戰爭的勝利發展，貢獻出我們的力量。

資本經營的公司，甜言蜜語，誘騙農民在稻田、膠園、菓園甚至庭院里種植烟草，並賤價收購他們的產品，然後轉賣給馬來亞烟草公司，從中謀取暴利。他們這種罪惡勾當，得到傀儡政權的配合和支持。偽農業銀行向吉蘭丹、丁加奴兩州，三十三家買賣烟草的公司，發放了一百五十萬元貸款；興業金融公司貸款給另七家公司修建烟房；合作銀行則以幫助烟農購買化肥、農藥等為名，向烟農放債，乘機撈了一把。烟農向它借錢，必須拿地契或其他值錢的東西作抵押，如果他們的烟葉賣不出去，因而還不了債，這些抵押品就被它沒收。

英國烟草壟斷集團的馬來亞烟草公司和樂富門烟草公司，在拉扎克集團的包庇下，壟斷了我國香烟市場和最廉價的原料，榨取了巨額。例如：馬來亞烟草公司，過去十年來，利潤年年增加。去年盈利兩

（轉入第五版）

蘇哈多、納蘇地安法西斯集團 的野蠻暴行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一月十一日廣播〕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之後，在印度尼西亞發生了反革命白色恐怖暴行。其猖獗程度，是印度尼西亞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

以蘇哈多、納蘇地安為首的極端反動的右派將領的反革命暴行，與希特勒納粹份子所幹的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據報紙透露：僅在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發生後，到同年年底的三個月時間里，蘇哈多、納蘇地安法西斯集團就殘酷地集體屠殺了五十多萬名愛國者。野蠻的屠殺在印尼全國進行，東爪哇和中爪哇的情況尤其慘不忍睹。

蘇哈多、納蘇地安的法西斯軍隊把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從牢房和集中營集體地趕上刑場秘密殺害，有的被槍決，有的被活活殺死。據蘇哈多法西斯政權所建立的印尼大學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說：在“九·三〇”事件中，慘遭殺害的愛國者不少於一百萬人，在這事件中，被拘留的印尼愛國者其人數之多，可以說，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他們被俘進了遍布全印尼的三百五十多座監獄和集中營，或者被關押在數百個警察局和被改成臨時拘留所的軍營里。對監禁在希特勒式牢房和集中營的印尼愛國者究竟有多少人，蘇哈多法西斯政權到現在仍然不敢公布。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九日，國際大赦組織主席對《海牙郵報》說：要想獲得被關押的印尼愛國者的確實人數，那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印尼大學調查委員會說：至少有十七萬人被扣留，而據在阿爾巴尼亞出版的進步刊物《印度尼西亞論壇》，一九七一年第三期報導說：“有二十多萬人”。這些人都是被蘇哈多法西斯政權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監獄的。為了掩蓋其罪惡行徑，蘇哈多、納蘇地安法西斯集團指使其外交部長馬立克，以大大縮小的數字向國內外記者宣布，說什麼

“被扣押的只有六萬人罷了”。據《印度尼西亞論壇》報導：在這二十多萬名被監禁的政治犯中，只有一百三十人被移交法庭審訊。

蘇哈多法西斯政權對被扣留的印尼愛國者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和迫害，它把政治犯當作畜生一樣虐待。政治犯所受的酷刑令人髮指，法西斯軍警在審訊時，使用槍托、警棍、鐵條、毒棍等刑具，毒打政治犯。他們用香烟頭來燒受審者的身體，用鞭子抽打受審者，甚至把電流通到政治犯的生殖器官。耶加達出版的《希望之光》報，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報導說：每一個受審的拘留者都遭到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例如用香烟頭燒他們的鼻子，用鉛筆戳他們的耳朵。《平民火炬報》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報導：被拘留的印尼愛國者遭到了拔指甲的酷刑。該報在同一年十二月六日又報導了蘇哈多法西斯政權的警察虐待被拘留者的暴行。警察在審訊時，把一個被關押的兒童打得遍體鱗傷，用軍靴把這小孩踢至重傷，還對他施以電刑。被押上法庭時，這個孩子就昏倒在法庭門前，後來，死于去醫院的途中。

蘇哈多、納蘇地安法西斯集團把政治犯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據說是有證據證明與事件有牽連的共產黨人，這些人將相繼提交法庭審判。乙類，據說是證據證明與事件有牽連的共產黨人，但永遠不會提交法庭處治。丙類，則是同情印尼共產黨的愛國者。

據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出版的《亞洲雜誌》說：根據現有條件，僅僅提審甲類政治犯，就需要兩百年的時間。而乙類政治犯的命運就更加不幸了。他們將終身被監禁，因為，當局在法庭上提不出任何証

據來。丙類政治犯是被指控為與“九·三〇”事件有牽連而被捕的印尼愛國者，但都沒有任何証據。被關在印尼各地的希特勒式的牢房和集中營里的印尼愛國者，他們的遭遇異常悲慘。他們在酷刑中渡過黑暗的歲月。女政治犯慘遭污辱。政治犯的食物又少又髒。成千成萬的人患肺結核，痢疾，瘧疾及其他疾病。成千成萬的人被塞進又窄又髒的小牢房里，他們的待遇極差，連肥皂、藥品等必需品都不供給。成千成萬人像農奴一樣，被強迫在反動將領的農場里服勞役，或給他們修築道路。

政治犯口糧少得連貓都不够吃。據耶加達《戰爭新聞報》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報導：被關在耶加達市中心的豪普監獄的政治犯說：每天早上，他們只領到四口參有鹽的飯，下午只吃四口飯和一小塊臭鹹魚。一家荷蘭報紙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報導，蘇哈多法西斯政權撥給政治犯的費用，每人每天不到馬來亞幣三分錢。澳大利亞一位教授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在一家荷蘭報紙發表文章說：他曾經訪問過中爪哇的許多牢房和集中營，他看到每個政治犯所得到的口糧連貓都不够吃。在一個集中營里，他親眼看到，每個政治犯一餐只有一湯匙飯和沒有鹽的菜湯，而且連這樣的飯菜每天只分一次。幸運的話，就分到兩次。據《印度尼西亞論壇》一九七一年第三期報導：政治犯所得到的口糧不僅很少，而且質量跟牲畜的食料一模一樣。一天只分兩次，一次只有幾湯匙，甚至，有時只供給一點稀飯而已。

法西斯當局還藉口增加收入，以便改善政治犯生活，把政治犯當勞動工具向外出租。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平民火炬報》報導：在好些地區，租用政治犯的成本，比

（轉入第五版）

(接第三版)

千三百八十多萬元。總資產達到一億兩千萬元左右。樂富門烟草公司歷史雖短，但由於大馬來官僚資本家，巫統重要人物尼克卡米爾充當其董事會主席，因此，得到許多方便條件，發展也很快，去年獲得利潤八百餘萬元，比前年多了一倍以上。

替英國壟斷集團收購烟草的馬來官僚資本的公司，也從烟農身上榨取了大筆的利潤。巴西不爹的姆達農業公司，在十二個甘榜經營烟葉種植和買賣，控制了四百一十戶烟農的全部產品，一年之間，獲利四十五萬元。從每戶烟農身上刮了一千多元。土著烟草發展公司，控制着一百二十戶烟農，用賒帳方式高價向烟農出售種子、化肥等；用低價收購他們全部烟葉。在這“一進一出”之間，一年就賺了十萬元。從每戶烟農的身上所剝削的利潤約一千元。拉扎克集團整天高喊要消滅所謂中間商的剝削，可是，幹的却是另一套。為了討好它的主子，拉扎克集團已安排由它一手拼湊的僑農協，從明年起，也替這些英國烟草公司收購烟葉，剝削烟農。

資本主義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英國烟草壟斷集團為了攫取超額利潤，肆意發展烟葉生產，造成生產過剩。它們就乘機壓低收購價格。據報導：一九七一年年初，乾烟葉按等級收購，每磅最高價格四元兩角五分，最低一元。今年年初，乾烟葉每斤約四元，濕烟葉每斤從一角到三角不等。今年六、七月，烟葉價格每担又跌了一百元，到八、九月間，馬來亞烟草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違反保證收購的諾言，完全停止收購。這樣，在丹那美拉，每天有十五担烟葉因爭賣不出去而被毀掉。在馬章，每天被毀掉的數量更大，達到二十五担。烟農損失很大，可是拉扎克集團不顧烟農死活，還拼命鼓動種烟。最近，它們起草了發展烟草種植的報告書，還召開了吉蘭丹州烟葉研討會。並且，先後和樂富門烟草公司和馬來亞烟草公司的代表舉行秘密會議。

積極策劃拼湊全國烟業局和加緊剝削烟農的其他措施。

目前，吉蘭丹烟農正陷於破產的深淵，他們向全國其他農民一樣，日益深刻地體會到在拉扎克集團的反動統治下，提高作物的產量，是意味着農民災難的加深，大資本家利潤的增長。只有實現共產黨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綱領，農民才能過幸福的日子。

（接第四版）

租用一頭水牛還便宜得很多。租一頭水牛，一天就要六十盾，而租一名政治犯只需十盾。按去年匯率申算，一盾只等于馬幣一分錢。蘇哈多的耶加達軍區和蘇門答臘北部軍區，都曾經租用幾百到一千名政治犯，為法西斯軍隊頭目開墾農場。

據報導：丙類政治犯一共有一萬人。他們被關押在日本法西斯式或希特勒納粹式的布盧島集中營里，這是一座人間地獄。布盧島比峇厘島大一些，距耶加達大約二千英里，島上環境比西伊里安流放地地勢更加荒涼和陰森恐怖。島上荒蕪人烟，到處是芭蕉、矮青芭和猛獸出沒的原始森林，瘴蚊成群，鱷魚在河兩岸橫行，四周海里常年布滿着兇惡的沙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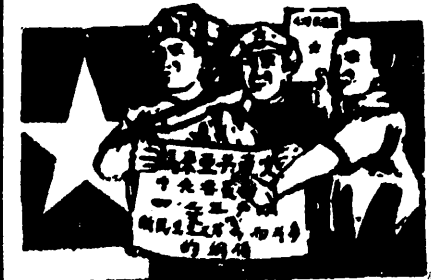
從一九六九年開始，第一批政治犯就被流放到布盧島，他們分成十八個組，住在自己搭起來的大茅草棚里，每個草棚住上一百人。他們得到僅夠頭八個月吃的糧食，在往後的日子裡，就得靠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如木薯、芋頭、玉米、香蕉、蔬菜維持生活。他們被迫用簡陋的工具開墾約六萬英畝森林地。一大早，他們就被集體趕出去，在法西斯軍隊的嚴密監視下服勞役。即使在中午的大熱天，或者在傾盆大雨中，他們也得砍伐一兩人才合抱的大樹，繁重的勞動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他們與外界妻子、兒女和親戚的聯繫完全斷絕，當局嚴格禁止他們與家庭通信，甚至連妻子兒女的信也不轉給他們。他們沒有書籍可閱讀，連鉛筆和紙票也沒有。

食物極端缺乏，個個營養不佳，他們之中很多人身上生癬，或患其他皮膚病，百份之七十有瘡疾，百份之二十患肺結核，樣樣藥品奇缺，根本就沒有抗菌素，奎寧很缺乏，甚至連維生素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要干粗重活，否則就得餓死，因此，許多政治犯就這樣悲慘地含冤死去。

蘇哈多、納蘇地安法西斯集團把政治犯流放到布盧島，其罪惡目的就是對他們進行慢性屠殺。法西斯政權也不得不承認了這一點。在意大利羅馬出版的《美國日報》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摘要報導了美聯社記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一名印尼法西斯上尉軍官沙拉拉丁的講話。這個軍官十分傲慢地宣稱：“我明確告訴政治犯，這里是你們在世界上最後的一個地方，要嗎勞動，要嗎死掉，二者必居其一。”美國反動雜誌《新聞週刊》，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登載了一篇題布盧島的俘虜的文章，無意中暴露了蘇哈多法西斯政權的野獸本性，文章說，蘇哈多法西斯政權使布盧島政治犯可能獲得釋放的一絲希望完全破滅了。接着，該刊還引用了蘇哈多法西斯政權的最高檢察官蘇奇阿爾多，在耶加達對一伙司法官員的講話。蘇奇阿爾多說，蘇哈多政權目前沒有要釋放布盧島政治犯的打算。他甚至趾高氣揚地說，“實際上，他們是不可能被審訊的，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

印尼法西斯集團屠殺印尼愛國者和迫害政治犯的野蠻行徑，並不表明它們的強大，而只說明它們的虛弱和無能。印尼人民一定要清算這一伙法西斯匪徒的累累血債。蘇哈多、納蘇地安之流絕對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

（本報記者採訪報導）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列 寧 —

(接上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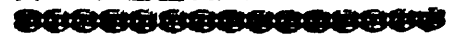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表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必然（而且已經開始）經歷一種鬥爭，即正在成長、鞏固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首先而且主要是同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什維主義”，也就是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其次是同“左傾”共產主義的鬥爭（這可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第一種鬥爭就是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它已被擊潰）和第三國際之間的鬥爭，看來，這種鬥爭已經毫無例外地在一切國家內展開了。第二種鬥爭無論在德國、英國、意大利、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各派還有相當一部份人在堅持左傾共產主義的錯誤，雖然他們幾乎普遍地、幾乎一致地承認蘇維埃制度）和法國（一部份過去的工團主義者對於政黨及議會制度採取不正確態度，雖然他們也承認蘇維埃制度）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說，毫無疑義，這種鬥爭不僅在國際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雖然都在經過本質上相同的預備學校，以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但是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完成這一發展過程。並且在這條道路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大國走得比布爾什維主義快得多；布爾什維主義成為有組織的政治派別以後，歷史給了它十五年的準備時間，它才獲得勝利。第三國際在短短一年的時期中就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擊潰了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而第二國際僅僅在幾個月以前，還遠比第三國際強大，顯得堅強有力，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各方面的，即直接的和間接的、物質上（部長的肥缺、身份証、報刊）和思想上的幫助。

現在全部問題就是要使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既考慮到同機會主義以及“左傾”學理主義進行鬥爭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任務，又考慮到這種鬥爭由於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例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等等特徵而具有的並且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可以感到對第二國際的不滿，這種不滿正在蔓延和增長，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機會主義，一方面是由于它不會或者不能建立一個真正集中的、真正領導的中心，一個能在革命無產階級為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進行的鬥爭中指導無產階級的國際策略的中心。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領導中心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鬥爭策略規剛的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和運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當每個國家採取具體的途徑來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傾學理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都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點和特徵，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主要的（當然這遠遠不是一切，然而主要是）已經做到了，這就是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吸引過來，使它擁護蘇維埃政權而反對議會制度，擁護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了。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上，也就是說，要找到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或接近的形式；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並且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比較次要，但是在實踐上更接近于實際解決任務。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被爭取過來了。這是主要的。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那就連取得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種勝利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採取直接支持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對先鋒隊採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態度並且完全不會去支持先鋒隊的敵人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個階級，使被資本壓迫的真正廣大的勞動群眾都站到這種立場上來，僅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這些群眾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規律，現在這個規律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鮮明的証實。不僅沒有文化、大都不識字的俄國群眾，而且文化程度高、個個識字的德國群眾，都是必須親身體驗到第二國際騎士們的政府懦弱無能、毫無氣節、一籌莫展、對資產階級奴顏婢膝、卑鄙無恥，親身體驗到，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是極端反動份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之流）的專政，然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特稿）



(15)
1972

你不像工人

◎ 青 云 ◎

打從早上試駕羅厘回來，心中總是悶悶不樂、總是有許多為什麼？為什麼？纏住不放。胸中一陣悶痛。唉！老毛病又來了，今晚又要失眠了。

依窗遠眺，涼風陣陣，鬆解了煩悶。寂靜的四周，稀落的星星一眨一眨着臉……。

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畔響起來。

“喂！要去駕羅厘嗎？”

“好！我換衣去。”回答了老古，轉身欲走。老古又喊了：“不要穿得太好！”

“知道了。”我大聲回應着。

我感到欣慰的是把舊衣穿了就走，雖是內衣，却還是有一身整齊、清秀之態。

出了門口，吸口晨風，心情開朗爽快多了，但一想到穿着屁股上補了兩大方塊的褲子，走在大路上，心裡又不好受起來。

老古一路上指點我駕駛，提出了許多的經驗給我，心裡暖洋洋的感激他，更高興他在數年的勞動中革除了知識份子的味道。我慚愧的感到應該向他靠攏才對。

車停在某公司貨倉外面。下了車從門口向內看，六個工友在貨倉中搬運一箱標着中國製的切紙機。工友們吃力的推着，拉着。走進去本想插上手，可是工友只向我一點頭後便冷冷淡淡，只顧工作，好像沒有我這個人存在。心裡一冷借機會站在旁邊看起來了。

工友們穿着藍色粗布衣，袒胸露肚的着一條短褲，後袋上插一支米袋勾，原來他們還是碼頭工友，胸前額上沁出豆大的汗珠，淌下肚臍，濕透褲頭。我正在欽佩他們的群力合作，羨慕那結實古銅色的體魄，與擎天的臂力時。一個工友大聲的喊起來，我一聽，臉雖不變色但心裡想道：“無聊！講起黑道上的暗語來了。”

正待轉身走開，迎面來了一個衣著齊整的年青人，豐滿的肌肉，穿著白上衣，褐色長褲，和為可親

的帶着一副紅潤的笑臉走來。心裡一陣好感，這是有才識的人。老古接近身旁低聲說：“這是財副，大學畢業生，也是這公司的小小股東之一。”

打招他一來就發現了我，向我微笑頂親呼，似乎是老朋友一般，我也，又熱的回應着。工友們看了一下冊工作起來。這位財副翻了手中的冊子，對了木箱標號，帶口令般……着：“向前、向前、向上抬……”友把好了、好了……”。指揮工友抬上車。

上完了貨，老古才向財副問明貨物欲送去的地點就走開了，彷彿他倆不會相識一般，財副也轉身走向冷氣房。工友們圍上了老古，又是詢問又是取鬧，可就是把我攔在一道，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真奇怪！

等工友們都上了車尾後，我和老古上了車頭，由老古駕駛。

一路上車跑得快，雖有兩旁的風吹送進來，但羅厘車頭發出的熱可真怕人，額上早就冒汗了，但幸好是在車頭，不必在車尾上站着晒太陽。

車一停，我立刻跳下了車，忙着擦汗，又看着眼前的高樓、輕工業工廠，工友陸續由車上跳下，身旁的老古又說話了：

“這機器要搬上樓，然後再裝好，要花好長的時間。”

“這些工友會裝嗎？”我指着面前的工友問着。在我的腦海中認為，這是科學、技術的學問，沒有工程師，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是沒有辦法做好的。而在心中早就羨慕這類有才幹，而受人敬仰的高薪階層人士。

“會的，”老古簡單的回答着又走去帶工友下貨。

財副又來了，又向着我笑臉迎

來，一近前看到我濕透的衣服，便說：

“羅厘車很熱，油屎味又臭。”

“又接着說：“你剛才坐我的汽車來就好多了。”

“是啊！今天才嚐到這種味道，坐在羅厘車座板上，一路上顯得屁股好痛，汽車“沙沙”可舒服了。“我附和着，但也是心裡話。

財副交代工友把木箱打開，將機件搬上二樓顧主廠內裝配；便拉着我就走，我只好隨從了。

“這大熱天真討厭，在辦公室可好啦。”財副怨起來了。

“當然啦，有冷氣機，又免曬太陽。”我應着。

“每次都是老古一個來，今天怎麼多了你？”向我問起來了。

“哦，我是向老古學駕駛。”

“怎麼！你不是運輸公司的財副？”他懷疑我的回答。眼睛停在我身上，一會兒又說：

“你不像工人。”

隨着他的眼光低頭一看，胸前少了一粒鈕扣，可衣袋上還插了一支筆和一本冊子；體弱手嫩，難怪把我當成財副來了。心裡想，要是讓你看到我屁股上的兩扇後門板，你可要笑我是個落魄文員了。

我們像同道上的伙伴，談天說笑起來了。

當他知道我會當過書記時，就為我惋惜的說：“你真傻，不適應商場的環境，也不會投人所好。”還教導我學一學口才，做人不要太嚴肅、太認真，必要時應付應付職員、結識上級、逢迎老板、圓滑點嘛！

“還要為他們着想，是嗎！”我心裡厭惡起來了。心裡一想，年紀不大，可是個老於世故，飽經風霜的人，還學了不少人生哲理啊！

到了二樓，這是一家製造女裝手提袋的工廠，財副與顧主搭訕着流利的英語。我獨自向四處張望。

(轉入第八版)



罷工

(烏拉圭)

阿梅利柯·阿巴德

縱隊的巨流——
兩人成行。
空氣中
只有工廠的汽笛在響。
刺耳。
草謔。
不必要。

工人
站在看不見的門坎前。
發着模糊不清的窃窃語聲。
猶如樹葉
在夏夜的應響中
簌簌作聲。

警察的皮鞋
踹過路面。

猶如果殼
在駱駝之下破裂。

可是罷工的人——
象一標標在地下
扎下深根的光禿的樹。
屹立在春天的前面。

(中國)宋兆霖譯

（按第七版）

見年青的女工，坐在各崗位上對着各自的機器埋頭苦幹，其間參雜着一些十四、五歲的男女童工。西面的牆上掛着“禁止吸烟”，東面的牆上掛着“禁止談笑”。哦！先進的科學管理，專家、老板，需要的是機械工人。想着、想着……冷不妨財副的手搭在肩上記說：

“十二點了，請你進餐，走！”

“不！機器還未上來嘛！”我
腳不移的說。

“那還久。”他說：“我用車

越南南方短詩三首

◇ 柔鷹譯 ◇

(一) 伯伯的詩句 Ngoc Khuyen 作 飛快地上山下嶺迎向仇敵。

在那邊區的森林
那長山的暮色里。
是誰朗誦着胡伯伯過去的詩句？
進軍的隊伍震撼着群山。
這支令人鼓舞的部隊在飛行。
槍影織進了藍色的天空。
詩韻共鳴“長征”的氣息。
胡伯伯的話語給了我們活力。
戰你去附近的餐館隨便吃一餐，還
可以吹冷氣、談天，有汽車多方便
。

“不！”我拒絕了，心裡罵道：
我不是這種身份，也沒這份福氣
呢！看着他的背影，心裡問道：你
怎麼不問問其他工友呢？

老古和工友把機器按裝好了，
財副又出現了。抹抹嘴，撥弄舌頭
。下令我們回去了，下了樓我看到
他駕着深紅色的轎車走了。

“你不像工人。”耳畔又響起
了。我一猛醒，眼前還是萬籟寂靜
。星星還在眨着眼，鬧鐘告訴我已
是午夜一點半了。

為什麼？為什麼？我又苦苦思
索起來了。

坐在燈下隨手翻起《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偉大的著
作，翻着翻着，我心裡突然亮起來
。“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却是小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覺臉一紅
，對工人格格不入，談不上話，對
財副對答如流，他為我惋惜，我羨
慕他。不但我的內心世界沒有勞動
人民，就連服裝打扮也不是勞動人
民。難怪工友一眼就看穿我的面目
，與我隔絕三丈遙，撕下這嘴臉
，原來我是這樣的醜惡。胸中又激
痛起來了……

繼續的看，看。“一定要
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
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
，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

(二) 重重山嶺 Hach Oen 作

在這些紅泥小徑上。
我已戰鬥過整整三年。
整整三年了，我踏遍這些小徑。
馳騁在這遼闊的山區。
我們的槍聲震響近山。
我們的炮彈和腳步越過遠山。
半夜里隊伍的吼聲震盪着叢林。
重重的山嶺也被我們驚醒。
那一面，美帝的營寨在烈火中燃燒
這一邊，山林歡暢槍炮齊鳴。

(三) 進軍的隊伍 Hong Thao 作

最美好的是青春的閃光。
最歡欣的是送小伙子上前綫。
最狂暴的是衝過密集的火網、
搶佔據點。
最興奮的是一次聯合進攻。
而最寶貴的是人民對我們的愛念。
繽紛的朵歡送我們出發行軍。
繽紛的花朵歡送我們勝利凱旋。
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
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
來。“深情的看着毛主席諄諄教導
。是他，是他老人家在迷途的道路上，
又一次地照亮了我的心房。



火山就不會爆發嗎？總有一天！

M 作



貧苦學生的死引起的聯想

。山石。

本月十四日下午一陣雷雨過後，楊厝港某建築工場傳出一宗悲慘的消息。三名趁假期之便到工場工作的少年學生，不幸遭雷電擊中，一人當場斃命，兩人受傷。

死者叫辜鴻發，年僅十五歲，是實明工藝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受傷的兩位，也都是才十五歲的少年學生。

其中一位受傷的林鋒民告訴記者說，他們都是家庭貧苦的一群，這次趁假日到建築工場打散工，希望能賺點錢留在開學用，却沒想到會碰上這樣的不幸。

聽到這一宗消息，我除了對辜鴻發等三名少年學生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之外，更對他們的精神表示十分的敬佩。十五歲的少年，就能夠懂得自食其力，就能夠懂得在假期出來工作，賺一點錢充作自己讀書的費用，以減輕家庭的負擔，這實在是很難得的。

其實，在星加坡，由於勞動人民越來越貧窮，他們的子女靠着這樣的方法求學的也就越來越多。只因為我們大部份的人終日忙於找生活，沒有發覺到這種現象罷了。如今這一宗慘禍，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可就使大家更清楚認識這一個社會真相了。

過去有一個偽部長說：“許多少年出來工作，是爲了消遣”。真的是這樣嗎？

十多歲的少年，可以說是正當好玩、蹦蹦跳跳，所謂“精力充沛”的時期。假如他們要消遣，他們一定能夠找出各種各樣的消遣的玩意兒來的，何須要到工廠、工場當散工，挨工頭的罵、受老板的氣呢？而辜鴻發等三個少年學生到建築工場工作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地表明出來了嗎？

從這一件事，也可以叫人引起了聯想。騎在我們頭上的萬官顯耀不是常常說，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越來越富有了嗎？既然是這樣，爲什麼勞動人民的子女年紀小小

就需要出來工作呢？

據一些了解情況的人透露，過去幾年前，每當學校放年假，就有

強盜的邏輯

——尚風——

自從李光耀傀儡政權下令對付大家庭的時候起，就有許多大小奴才、幫閒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表示讚同。爲了替李光耀政權對付大家庭的罪行找藉口，它們不僅把大家庭說得樣樣不行，而且還毫不講理地把社會上的一切罪過全推給大家庭的家長去承擔。說他們“顧此失彼”、“管教不嚴”，才製造出“害群之馬”，可惡之極！

按照李光耀政權的說法只有兩個子女或少過兩個子女的家庭才算小家庭。在目前的新加坡，要找這樣的小家庭實在是少之又少的，無怪乎他們敢振振有詞地把一切罪過全歸咎於大家庭。可是，大家如果稍微一打聽，就會知道鼓吹建立小家庭的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許多部長和官僚，也是大家庭的產物，難道正因為它們出生在大家庭，所以才會做出賣國賣民的罪惡來嗎？

其實，大家庭，小家庭並不會影響社會的安危。李光耀政權只不過是要拿這麼一種顛倒黑白的邏輯來欺騙人而已。失業浪潮的日益高漲，它們不怪自己容忍和縱容外國壟斷資本家開除和剝削工人的結果，倒說是大家庭製造大量人口的緣故。強奸、搶劫者越來越猖獗，它們不怪自己的罪惡統治所造成的，也不怪自己的治安成問題，倒一味指責大家庭子女多，管教不嚴。這是什麼邏輯呢？這是只有強盜和流氓才想得出來的邏輯！

許多少年到工廠找工作做。他們大多數是在籍學生，他們到工廠工作，目的在於賺一點錢買新書、繳學費。但今年以來大部份工廠實行“試工三個月制”，試工期間每日工資塊半、二塊錢，對於他們來說實在是很不合算的，所以紛紛跑到建築業方面去，男學生如此，女學生也是如此。

但是幹建築這一行，由於他們年紀輕，缺乏工作經驗，更加由於老板不把他們當正式工人看待，沒有爲他們提供安全設備，因此，許多慘禍都發生在他們身上。這就是星加坡社會的真相，這就是我們的少年學生的遭遇。

苦難的生活，使許許多多少年學生不能安心求學，小小的年紀就需要挑起生活的重担子。然而，苦難的生活，也正在鍛鍊着我們的青少年，使他們認識這個醜惡、腐朽的社會，使他們更具有改革社會的堅強信心。

朋友，您的周圍是否有這樣的青少年？如果有，請幫助他們、引導他們吧！讓他們迅速成長、快快進步，成爲改革社會的巨人。

聲援建築工友的鬥爭

② 一群工友 ②

十一月七日，益發建築工場全體工友展開停工鬥爭。抗議反動資方的野蠻迫害。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十一月二日早上資方勾結包工頭胡指做木工友“偷工具”，收買流氓企圖毆打工友。但在廣大工友團結一致，據理力爭下，資方只好狼狽收場。其實，反動資方心懷不甘，十一月七日藉故悍然開除全體做木工友。在此種情況下，工友們只好採取停工鬥爭，以示抗議。

益發建築工友的鬥爭好得很！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鬥爭！



各族農民抵制傀儡

政權的土地開發計劃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一月十五日廣播〕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地契呢？我們要欠多少債呢？這是彭亨農民對最近到甘榜去欺騙他們參加“聯邦土地開發局”土地開發計劃的偽政權官員提出的嚴厲責問。這個責問，一針見血，提得好！它說明，儘管貧苦的農民渴望土地，他們已經看穿了拉扎克集團的圈套，不相信馬來官僚資本家的花言巧語了。

事實上，廣大農民不但不相信馬來官僚資本家的花言巧語，而且採取行動抵制它們所推行的各種土地開發計劃，有力地打擊了它們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罪惡陰謀。

彭亨是馬來官僚資本家通過“聯邦土地開發局”，霸佔土地，推行土地開發計劃規模最大的一個州。據報導：到目前為止，“聯邦土地開發局”已經在全國開發了四十二萬九千多英畝土地，其中百分之四十二，約十八萬英畝就是在彭亨。從一九七三年起的四年內，這個馬來官僚資本的剝削機構，將在全國再開發三十七萬三千英畝土地，其中百分之五十三，約十九萬六千英畝又是在彭亨。正因為這樣，彭亨農民對拉扎克集團無限利地把土地贈送給外國壟斷財團相勾結的馬來官僚資本家的反動土地政策非常不滿，對拉扎克集團的所謂土地開發計劃的欺騙性感受很深。

在彭亨農民強烈反對和抵制之下，“聯邦土地開發局”的開發計劃遭到越來越可恥的失敗。根據拉扎克集團的如意算盤，被招募參加“聯邦土地開發局”在彭亨的土地計劃的農民，彭亨人必須佔百分之五十，其餘的百分之五十為來自其他各州的人，據說“這是為了優先照顧彭亨的農民”。彭亨偽政權為了湊足這百分之五十的名額，派了一批人馬到各甘榜游說。它們使用了又騙又壓的方法，它們顛倒黑白，把使農民成為農奴的“土地開發計劃”說成是“使農民成為土地主人的好機會”。並且宣稱，“為了優待彭亨人，才特別放寬對申請者

的年齡的限制，而別個州的農民是得不到這種優待的”。於此同時，它們又利用水災給災民帶來的困難，竭力強迫災區勞動人民，特別是彭亨河及其支流的沿岸鄉村居民，參加“土地開發計劃”。

儘管傀儡集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完不成拉夫的計劃。去年六月底，彭亨偽副州務大臣阿及斯無可奈何地說，他對彭亨人民對土地計劃的冷淡態度深感不安。他招認：到那時為止，報名參加的人只達到彭亨預定名額的百分之二十。因為招募參加的計劃沒有完成，拉扎克集團特別允許彭亨接受姆沙希淡宣布的所謂暫時停止接受各州人民申請的決定的約束，以便在彭亨加緊欺騙和拉攏人民參加土地計劃。可是到了今年九月，已被拉扎克委任為偽州務大臣的阿及斯又哀嘆說：偽州政權撥給“聯邦土地開發局”開發的土地之中，仍有一千三百個地段沒有人申請。他聲嘶力竭地叫嚷，“不要錯過機會，不要再落後了，否則就後悔莫及了”，企圖嚇唬彭亨人民。但是，彭亨州農民是騙不了，嚇不倒的。他們聲色激厲地向傀儡官員提出了上面的責問，問得傀儡官員無言以對，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傀儡官員不打自招，說“農民不參加土地計劃，是因為農民要自由，不願受聯邦土地開發局苛刻條件的束縛”。

為生活所迫而被騙到彭亨去開發的各州農民也紛紛起來展開各種鬥爭，反對“聯邦土地開發局”的壓榨。有一個來自霹靂美羅，瓜拉格拜的馬來農民，在家窮到無法養活一家六口人。聽信了傀儡富局的甜言蜜語，遂以為“聯邦土地開發局”真的會補還他搬遷的費用，

便典富家里的東西，並向人借一些錢，湊足了一百六十五元的羅厘車費，到彭亨增卡“土地計劃”的農場，他才知道已經落入虎口。而那一百多元的搬遷費，傀儡富局公然背棄諾言，一分錢也不還給他了。“聯邦土地開發局”的土地計劃也遭到其他各州農民的反對和抵制。

據“聯邦土地開發局”發表的一九七〇年報告書透露：傀儡集團在一九七〇年的招募新參加者的工作中，只完成了全年指標三千五百戶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二，比一九六九年少了三百零一戶。據報導：該局一九七一年開發土地五萬英畝的計劃也失敗了。

為了挽救土地計劃的失敗，為了搜羅更多廉價勞動力，拉扎克集團一面指使姆沙希淡宣布暫時停止參加者的申請，一面又在馬華公會頭目的配合下，到各州集中營活動企圖欺騙和強迫渴望土地的勞動人民到彭亨去富馬來官僚資本家的農奴。但是，傀儡政權這個惡毒的陰謀是一定要失敗的。許多集中營的華族工農群眾一致喊出了這樣響亮的口號：“我們要自由邑，我們不要發展邑”，這是全國所有集中營勞動人民對拉扎克集團的陰謀的最好的回答。





意大利三百多萬工人 大罷工

〔羅馬十一月廿三日訊〕昨日意大利三百多萬各行業工人包括政府僱員進行大罷工，造成政府部門停止辦公，許多官方場所大門緊閉，許多大城市的重要交通陷入癱瘓狀態，羅馬的大飛機場呈現一片混亂，使整個意大利陷入無政府狀態。這次各行業工人的罷工鬥爭是爲了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條件和對失業業者提供就業機會。

遭受昨日大罷工嚴重影響的行業，是政府僱員、金屬鋼鐵工人、建築工人、銀行書記、機場地勤工人。

這次大規模工潮，已使意大利的經濟陷入空前大危機。

墨爾本反戰羣衆 舉行反美示威

〔墨爾本十一月十九日訊〕據澳洲通訊社報導，十一月十九日，有數百名反戰羣衆在墨爾本美國大使館前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美國繼續在越南和印度支那推行戰爭政策，和破壞它和越南政府商定之和平協約。

示威羣衆高呼反美口號，並且在美國大使館門前，焚燒澳洲總理麥馬洪和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肖像。

英火車司機大罷工

〔倫敦十一月廿三日訊〕英國火車司機爲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條件，因此，于昨日午夜開始進行二十四小時罷工鬥爭，此次火車司機的罷工造成交通大混亂，許多持有長期車票的乘客叫苦連天，被迫乘其他車輛，而由于車輛之多又造成交通公路大擁擠，使倫敦的許多交通要道變成水洩不通的死巷。

罷工工友還警告說，倘若當局不立即接受工友的要求的話，他們將把罷工鬥爭繼續延長下去。

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 責美增援西貢偽政權

〔河內十一月十九日訊〕據越南通訊社報導，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于十一月十九日發表了聲明，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正在趕運新式飛機、武器、軍用物資和派偽裝的軍事顧問往西貢，爲加強西貢阮文紹偽政權的實力。這是一項非常嚴重的好戰行爲。

聲明指出，美帝加緊增援西貢偽政權，這證明了美帝不僅拒絕簽

越南電台責印尼 袒護美帝

〔河內十一月廿日訊〕本週一越南之聲電台嚴厲譴責印尼反動派極力地爲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阮文紹偽政權辯護。它們還無恥地要求“北越的軍隊撤出兩越”。

越南之聲電台說：印尼總統蘇哈多和外長馬力克最近以來拼命地爲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在越南的罪惡行徑打掩護。同時，它們也大力地爲美國延遲簽署已商妥之和平協約辯護，從此就明顯地證明了印尼不中立和不公平，它們的所謂不結盟外交政策完全是虛偽的，它們爲美帝袒護，完全是違背了越南人民和東南亞人民的和平願望。

西貢志和監牢 有如人間地獄

〔河內十一月廿一日訊〕越南通訊社今日引述兩方學生的來信報導說：西貢的志和監牢有如人間地獄。

來信說：在這一監牢里，拘禁了大約有一萬多人，包括被指爲反對西貢偽政權的政治犯以及其他普通的犯人，他們經常遭受西貢偽政權的獄卒毆打，他們沒有閱讀和娛樂的機會，他們的食物不足和不衛生，每一個犯人的配給額爲大約一美仙。通常都是煮不熟，並且滲沙和其他骯髒的東西。

幸虧他們經常開展激烈和流血的鬥爭，否則他們將被活活害死。

署和平協約，並且還在準備進一步破壞它的承諾。今天美帝加強西貢偽政權的作戰能力，事實上是給阮文紹集團灌輸生命，協助它反對和平協約。

聲明最後說：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嚴厲譴責美帝這種好戰行爲和惡毒陰謀，並堅決要求美帝立即停止大規模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給西貢偽政權，同時，必須立即簽署和平協約。

越南特別公報要美國 立即停炸及簽協約

〔河內十一月廿二日訊〕據越南通訊社報導，本週三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發表一項特別公報，要美國立即停止對越南北方進行狂轟濫炸，和立即簽署十月中旬在巴黎擬定的和平協約。

外交部特別公報說：在過去十九日，尼克松集團一方面拖延越南和平協約的簽字，另一方面又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大規模的空襲。這次的狂轟濫炸比起十月廿三日之前對北方全境遭美機美艦攻擊，更加緊密。從此就充分證明尼克松的和平解決越戰全是虛偽的。

印尼饑荒 多人餓死

〔耶加達十一月廿三日訊〕據印尼官方報告，在最近以來，蘇拉威西兩部的芝尼本都縣，有六十名貧苦人民在旱災中被活活餓死，而其他五萬四千人是靠靠吃水果和野菜過活。

該文告說：在上月由耶城運往災區的五噸白米對災民是沒有多大的幫助，因爲他們運往災區的白米是以高價出售的。每公斤一百二十五盾或美幣三角，比耶加達的白米價格貴一倍。

該文告說，除了芝尼本都縣之外，還有其他地區也不斷地在發生飢荒。





用水量為何會增加？

最近，李光耀政權又通過其宣傳媒介，胡扯什麼人民“浪費用水”。把食水不足的责任轉嫁在人民的身上。

然而，為什麼水供會越來越不足呢？是不是真的給人民“浪費”了呢？

據僑備當局所招認：在1963年每日的用水量是七千五百萬加侖，而到了今天，每日的用水量竟高達一億一千萬加侖了；在1963年星島的人口約有一百八十萬，而今天的人口不過是兩百一十多萬左右，這九年間，人口的增加並沒有到三份之一，但每日的用水量却增加了三份之一以上，為什麼會有這個驚人的數字呢？是不是像僑備當局所說的“每人每天用了50加侖”呢？不是的，這完全是僑備政權為壟斷資本家服務，提供廉價工業用水所用去的。

李光耀僑備政權對水的收費率是極不公平的。住家的收費是每一千加侖就要一塊錢，而普通商店的收費率更高達一千加侖二元，還要加上二元的附加稅。反觀工業用水，每一千加侖的收費才二角錢而已。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僑備當局到底是為人民還是為外國壟斷資本家服務了。

今天，物價高漲，苛捐雜稅重重，人們已恨不得再節省一點了，那里會有人願意“浪費用水”呢？反動派嫁罪於人，指責人民“浪費用水”，這也是它們在製造輿論，以準備在明年提高水費時作為藉口之一，人民對此早已識破了。

黨報出版人被判坐牢

有關我黨黨報被控的案件，在本月二十四日“審訊”的結果，黨報出版人楊亞伍被判坐牢一個月。

德福、哈芝加林遭迫遷

淡賓尼士律七哩處德福村和哈芝加林一帶，經被僑備政權徵用作擴大飛機場地段。這一帶居民因此遭到迫遷之禍。

據村民透露：他們大都在這里住了十多二十年，如今僑備政權一紙令下，他們的生活又將受到前所未有的波動。

大選前夕，僑備政權的頭目聞到這一帶活動，給村民許了許多諾言，說什麼“將給村民足夠的賠償，而且租住政府屋會得到三年的半價優待”。但現在這些話一個字也不敢再提起，而實際上，被迫遷人民也從來沒有得到過合理的賠償。

這一帶有好多間小型豆干廠、麵廠，也全遭迫遷。據某豆干廠的廠東透露：他的廠（包括住家）在七年內被迫遷過五次。每次所得到的賠償都不到四千元。因此，每次迫遷，他都受到巨大的損失，此外，生意也大受打擊。

一間工廠還得不到四千元的賠償，普通住家能夠得到一、兩千元的賠償，已是很幸運了。但實際上，夠還幾個月的組屋租金呢？這樣

飼料又告漲價 豬農生活再受打擊

據報導：本月廿二日，飼料商宣布“由於人口原料提高，飼料將告漲價”。

飼料價格的上漲，豬農和家禽飼養者的費用又告增加，生活必將愈加貧困，特別是原本遭受豬價暴漲却漲價一元至二元。

據報導：這次飼料漲價是三年內的第二度。一九七〇年九月，飼料每担漲價一元至一元五角。今年的漲價率尚未公布。

僑備政權最近吹噓要控制物價，但實際上物價仍在不斷上漲，而且經常是由於它們加稅所引起的。此外，很多大廠家、大商人也動不動找藉口漲價，這就稱着是什麼“迫不得已”、“有理的”漲價啦。當然，僑備政權絕不會干涉，任由他們去漲的。可見只要僑備政權存在一日，漲價之風一定不能制止。

的賠償實在太少了。難怪許多老婦人一聽到要“迫遷”，就哭得死去活來了。

這一帶的居民憤怒地說：“僑備政權只懂得維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只會照顧大資本家的方便，為它們建工廠、建飛機場，却全不管我們人民的死活”。

是的，這就是僑備政權的本質，也是我們為什麼必須推翻它的原因。

偽政權臭名遠揚

最近，狂妄自大的李光耀在英校教師聯合會及記者俱樂部的會上先後批評加勒比海地區和香港，因此，激起了這兩個地區輿論界的強烈抨擊。

香港一家報章在社論中寫道：“把香港描寫成‘什麼都可以做’的城市是無稽和不符事實的”。對於新聞的自由，該報譏諷道：“李光耀統治下的馴服報章能說一樣的話嗎？”。

李光耀的謬論同樣也激起了香港一些人士的抨擊，他們指李光耀是在干涉香港的內政。

從這一些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李光耀政權在星島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是舉世皆知的，其臭名早已遠揚於世界各角落了。

（接第一版）

比較（儘管星加坡也是落後的），過去，他屢次以印尼和吉隆坡作例子，但是，最近他在英校教師聯合會上和這次的記者俱樂部會上却有所不同，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李光耀政權與印尼、吉隆坡之間存在的反動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所以，李光耀學乖了，不敢去開罪它們。然而，他雖然先後以加勒比海地區與香港作例子，胡亂批評這兩個地區，但是，這兩個地區的輿論界並沒有放過他，所以，狂妄自大的李光耀也不用以為得意。

正如我黨所分析的，今後，李光耀僑備政權還會繼續煽起華人沙文主義情緒，以維持其反動皇朝，廣大人民群眾要提高警惕，不讓它們得逞。

迫遷
迫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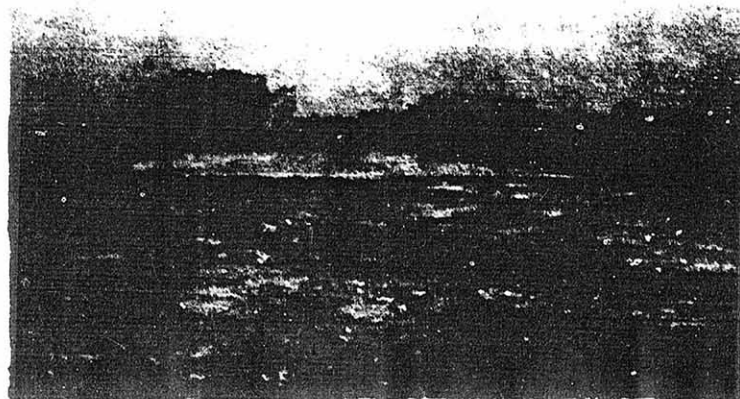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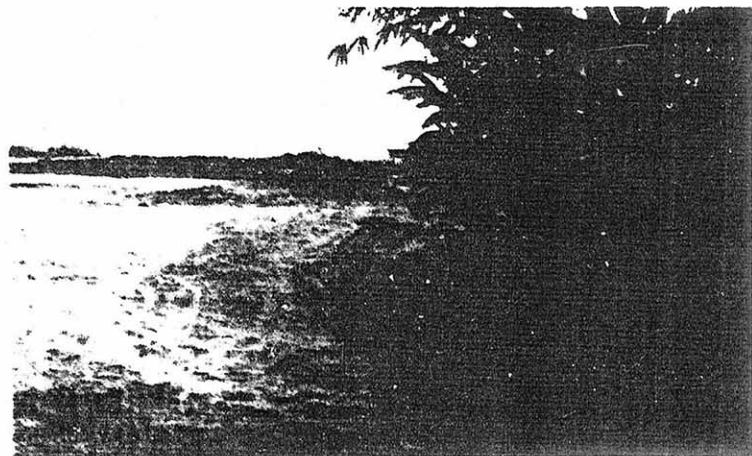


↑行動黨政權大力興建巴也禮峇機場，為外國壟斷財團服務，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迫遷老百姓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家園。



↑裕廊大士村也在發展的美名下被迫遷，有無數窮苦的村民都要受影響，連這一帶的一個小渡頭也不能倖免。

這又是另一頓迫遷建機場的照片。
→隆隆的剗泥車，毀了無數老百姓的家。



搬也得搬，窮人建立離之地都沒有。
現在已變了樣，在十四周剛被剗平了，不
往日的太士村，正行而塞的鐵路下。



非洲漫畫選 (摘自古巴刊物)